

第二十六回 拒草詔忠臣遭慘戮 善諷諫長子得承家

却說燕王棣入京後，只魏國公徐輝祖，尚抵敵一陣，兵敗出走，此外文武百官，多迎謁馬前。燕王接見畢，馳視周齊二王，相見時互相慰問，涕淚滿頤，隨即並轡歸宮，召集官吏會議。兵部尚書茹瑺，先至燕王前叩頭勸進。可謂
燕王道：「少主何在？」茹瑺道：「大內被火，想少主已經宴駕了。」燕王蹙額道：「我無端被難，不得已以兵自救，誓除奸臣，期安宗社，意欲效法周公，垂名後世，不意少主不諒，輕自捐生，我已得罪天地祖宗，那敢再登大位，請另選才德兼備的親王，繼承皇考大業呢？」得罪是真，辭位是假。茹瑺復頓首道：「大王應天順人，何謂得罪？」言未已，一班文武官僚，都俯伏在前，黑壓壓跪滿一地。齊聲道：「天下係太祖的天下，殿下係太祖的嫡嗣，以德以功，應正大位。」何功何德？燕王猶再三固辭，羣臣固請不已。燕王道：「明日再議。」翌晨，羣臣又叩營勸進。燕王乃命駕入城，編修楊榮迎謁道：「殿下今日先謁陵呢？先即位呢？」也是無聊之言。燕王聞言，即命移駕謁陵，一面令諸將守城，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，分別首從，懸賞通緝。至謁陵禮畢，復回京安撫軍民，并諭王大臣道：「諸王羣臣，合詞勸進，我實不德，未能上承宗廟，怎奈固辭不獲，只得勉徇衆志。王大臣等各宜協力同心，匡予不逮！」王大臣等唯唯聽命。遂詣奉天殿，即皇帝位，受王大臣朝賀。可謂如願以償。

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游行都市，信口作歌道：「莫逐燕，逐燕日高飛，高飛上帝畿。」都人不解所謂，已而道士杳然。至燕王即位，方驚稱道士爲神，這也不必細表。單說燕王即位，下令清宮三日，諸宮人女官太監，多半殺死。惟前曾得罪建文，方得寬宥。燕王召宮人內侍，詢以建文所在。宮人等無從證實，把馬皇后殘骸，稱爲帝屍，乃命就灰燼中撥出屍首，滿身焦爛，四肢殘缺，辨不出是男是女，只覺得慘不忍觀。燕王也不禁垂淚道：「痴兒痴兒，何爲至

此？試問是誰致之？是時侍讀王景在側，由燕王問他葬禮。王景謂當以天子禮歛葬。燕王點首，便令將馬后殘屍，歛葬如儀。貓拖老鼠假慈悲。忽有一人滿身縞素，趨至闕下，伏地大哭，聲震天地。燕王聞着，即喝令左右速拏，當由鎮撫

伍雲拏住入獻。燕王凝視道：「你就是方孝孺麼？」朕正要拏你，你却自來送死。孝孺抗聲道：「名教掃地，不死何爲？」燕王道：「你願就死，朕偏待你不死，何如？」言訖，命左右帶孝孺下獄。原來燕王大舉南犯，留僧道衍輔佐世子，居守北平。道衍送燕王出郊，跪啓道：「臣有密事相託。」燕王問是何事。道衍道：「南朝有文學博士方孝孺，素有學行，倘殿下武成入京，萬不可殺此人。若殺了他，天下讀書種子，從此斷絕了。」雖是器重孝孺，未免言之太過。燕王首肯，記在心裏，所以大索罪人，雖列孝孺爲首犯，意中恰很欲保全，迫他臣事。且召他門徒廖鏞、廖銘等，入獄相勸。孝孺怒叱道：「小子事我數年，難道尚不知大義麼？」廖鏞等返報燕王，燕王也不以爲意。

未幾欲草卽位詔，廷臣俱舉薦孝孺，乃復令出獄。孝孺仍衰經登陞，悲慟不已。燕王恰降座慰諭道：「先生毋自苦！朕欲法周公輔成王呢。」孝孺答道：「成王何在？」燕王道：「他自焚死了。」孝孺復道：「何不立成王子？」燕王道：「國賴長君，不利冲人。」孝孺道：「何不立成王弟？」燕王語塞，無可置詞，勉強說道：「此朕家事，先生不必與聞。」遁辭知其所窮。孝孺方欲再言，燕王已顧令左右遞與紙筆，且婉語道：「先生一代儒宗，今日卽位頒詔，煩

先生起草，幸勿再辭！」孝孺投筆於地，且哭且罵道：「要殺便殺，詔不可草！」燕王也不覺氣憤，便道：「你何能遽死？就使你不怕死，獨不顧九族麼？」孝孺厲聲道：「便滅我十族，我也不怕！」說至此，復拾筆大書四字，擲付燕王道：「這便是你的草詔。」燕王不瞧，猶可瞧着紙上，乃是一「燕賊篡位」四字。觸目驚心，然孝孺也未免過甚。不由的大

怒道：「你敢呼我爲賊麼？」喝令左右用刀扶孝孺口，直至耳旁，再驅使繫獄。詔收孝孺九族，并及朋友門生，作爲十族。每收一人，輒示孝孺。孝孺毫不一顧，遂一律殺死。旋將孝孺牽出聚寶門外，加以極刑。孝孺慷慨就戮，賦絕命詞道：「天降亂離兮，孰知其由？奸臣得計兮，謀國用猶。忠臣發憤兮，血淚交流。以此殉君兮，抑又何求？嗚呼哀哉！庶

不我尤。」孝孺弟孝友，亦被逮就戮，與孝孺同死聚寶門外。臨刑時，孝孺對他淚下，孝友口占一詩道：「阿兄何必淚潸潸，取義成仁在此間。華表柱頭千載後，旅魂依舊到家山。」都人稱爲難兄難弟。可惜愚忠。孝孺妻鄭氏，及二子中憲中愈，皆自經。二女年未及笄，被逮過淮，俱投河溺死。宗族親友及門下士連坐被誅，共八百七十三人。廖鏞、廖銘等俱坐死。滅人十族，不愧燕賊大名。

齊泰黃子澄先後被執，由燕王親自鞠訊，兩人俱抗辯不屈，同時磔斃。還有兵部尚書鐵鉉，受逮至京，陛見時毅然背立，抗言不屈。燕王強令一顧，終不可得，乃命人將他耳鼻割下，燕肉令熟，納入鉉口，并問肉味甘否？自古無此刑法。鉉大聲道：「忠臣孝子的肉，有何不甘？」燕王益怒，喝令寸磔廷中。鉉至死猶罵不絕口。燕王復令人舁鏹至殿，熬油數斗，投入鉉屍，頃刻成炭。導使朝上，屍終反身向外。嗣命人用鐵棒十餘，夾住殘骸，令他北面，且笑道：「你今亦來朝我麼？」一語未完，鏹中熱油沸起，飛濺丈餘，燙傷左右手足。左右棄棒走開，屍身仍反立如前。不愧說鉉。燕王大驚，乃命安葬。戶部侍郎卓敬、右副都御史練子寧、禮部尚書陳迪、刑部尚書暴昭、侯泰、大理寺少卿胡閏、蘇州知府姚善、御史茅大芳等，皆列名罪案，陸續逮至，彼此不肯少屈，備受慘毒，不是擊齒，就是割舌，甚且截斷手足，到了殺死以後，還要滅他三族。他如太常少卿廖昇、修撰王良、王叔英，都給事中龔泰，都指揮葉福、衡府紀善周是修、江西副使程本立、大理寺丞鄒瑾、御史魏冕，皆在燕王攻城時，見危自殺。又有禮部尚書陳迪、戶部侍郎郭任、禮部侍郎黃觀、左拾遺戴德彝，給事中陳繼之、韓永、御史高翔、謝昇、宗人府經歷宋徵、刑部主事徐子權、浙江按察使王良、漳州教授陳思賢等，先後死難。既而給事中黃鉞、赴水死，御史曾鳳韶、自經死，王度、謫戍死，谷府長史劉璟，劉基次子。下獄死，大理寺丞劉端、被捶死，中書舍人何申、嘔血死，小子也述、不勝述，但就死事較烈的官僚，錄寫數十人。最奇怪的是東湖樵夫，姓氏入傳，每日負柴入市，口不二價，一聞建文自焚，竟伏地大慟，棄柴投湖，這統叫作壬午殉難的忠臣義士。建文四年歲次壬午，故稱壬午殉難。惟左僉都御史景清，平時個儻尙大節，至燕王卽位，開他重名，令還

舊任，他仍受命不辭，委蛇朝右。有人從旁竊笑，說他言不顧行，偷生怕死，他也毫不爲意。遷延至兩月餘，欽天監忽奏稱異星告變，光芒甚赤，直犯帝座。燕王頗爲留意。八月望日，燕王臨朝，薦見景清衣緋而入，未免動疑。朝畢，景清忽奮躍上前，勢將犯駕。燕王立命左右將他拏下，搜索身旁，得一利刃，便叱問意欲何爲。清慨然道：「欲爲故主報讎，可惜不能成事。」燕王大怒，把他剝皮，清含血直噴御衣，嫚罵至死，骨肉被磔，懸皮長安門。一日，燕王出巡，駕過門右，所懸的皮自斷繩索，撲向燕王面前。燕王很是詫異，立命取皮付火。既而面晝寢，夢清仗劍入宮，突然驚覺，憤憤道：「何物鬼魂，還敢作祟？」隨令夷滅九族，輾轉牽連，稱爲瓜蔓抄，株累甚衆，村落爲墟。淫刑以逞，何苦乃爾！自是建文舊臣除歸附燕王外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只魏國公徐輝祖與燕王爲郎舅親，燕王不忍加誅，親自召問。輝祖垂淚，不發一言，似受教桃花夫人，不免太怯。遂命下法司審治，迫他引罪自供。輝祖不言如故，惟索筆爲書，寫着父爲開國功臣，子孫免死數字。離辭偷生之諂。燕王覽後，越加動怒，轉念他是元勳後裔，國舅至親，究應特別從寬，只削爵歸私第，追封徐增壽爲武陽侯，進爵定國公，子孫世襲爵。一來是憫他被殺，二來是令繼中山。徐達封中山王，曾見前文。燕王又想到駙馬梅殷，尙駐兵淮上，未免可慮，遂迫令寧國公主，齧指流血，作書招殷。殷得書，慟哭，并問建文帝下落。來使答言出亡。殷喟然道：「君存與存，我且忍死少待。」乃偕來使還京。燕王聞殷至，下殿迎勞道：「駙馬勞苦。」殷答道：「勞而無功，徒自汗顏。」燕王默然，心中很是不樂，只因一時不便加罪，且令歸私第，慢慢兒的設法，事見下文。直誅其隱。

且說燕王懷恨建文，始終未釋，乃下詔革去建文年號，凡建文中所改政令條格，一概廢去，仍復舊制。且追奪興宗孝康皇帝廟號，仍諡懿文太子，遷太后呂氏至懿文陵，廢興宗子允熲、允熒爲庶人，禁錮鳳陽。只興宗少子允熙，令隨母居陵，改封甌寧王，奉太子祀。四年後，邸中被火，允熙暴卒，或疑爲燕王所使，未知是否。建文帝長子文奎，曾立爲皇太子，至是年纔七齡。燕王徧覓不得，大約是隨后馬氏投入火中。少子文圭，只二歲，時尚未死，幽住中都。

廣安宮，號爲建庶人。自命爲周公者，乃作此舉動乎？改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，以明年爲永樂元年，大祀天地於南

郊，頒即位詔，大赦天下。命侍讀解縉、編修黃淮、入直文淵閣，侍讀胡廣、修撰楊榮、編修楊士奇、檢討金幼孜、同入直

預機務，稱爲內閣。內閣之名自此始。參預機務亦自此始。『九天闔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』依然是昇平盛世了。語

帶諷刺。

後來燕王棣廟號成祖，史家都稱他成祖皇帝，小子也不得不依樣稱呼，改名燕王爲成祖。言下有不滿意。且燕王即位有日，至是始呼成祖，寓貶之意益見。成祖復大封功臣，公爵二人，侯爵十四人，伯爵亦十四人，敘次如下：

邱福、湛國公、朱能、成國公、張武、成陽侯、陳珪、泰寧侯、鄭亨、武安侯、孟善、保安侯、火真、同安侯、顧成、鎮遠侯

王忠、靖安侯、王聰、武成侯、徐忠、永康侯、張信、隆平侯、李遠、安平侯、鄭亮、成安侯、房寬、思恩侯、王寧、永春侯、徐祥

興安伯、徐理、武康伯、李濬、襄城伯、張輔、信安伯、唐雲、新昌伯、譚忠、新甯伯、孫巖、應成伯、房勝、富昌伯、趙彝、忻城伯

陳旭、雲陽伯、劉才、廣恩伯、王佐、順昌伯、茹瑺、忠誠伯、陳瑄、平江伯

前此戰死將士，盡行追封。周齊代岷四王，統復原爵，各令歸國。谷王橚以開門功，厚加賞賜，改封長沙。惟寧王

權被誘入關，曾由成祖面許，事成後當平分天下。及成祖即位，擱置不提，但把他留住京師。想是貴人善忘。寧王權也

不敢爭約，只因大寧殘破，勢無可歸，乃上書乞徙封蘇州。成祖不許，權復乞徙封錢塘，又不許。兩地逼近南京，所以成祖

不許。寧王屢不得請，竟屏去從兵，只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，臥病城樓，久不還京。成祖乃把南昌封他，就布政司

署爲王邸，飭甌規制，一無所更。權亦自是韜晦，惟構精廬一區，讀書鼓琴，不問外事，纔得保全性命。總算明哲保身。

成祖立妃徐氏爲皇后，后係徐達長女，幼貞靜，好讀書，册妃後，孝事高皇后。高皇后崩，后蔬食三年。至靖難兵

起，世子高熾居守，一切部署，多由后悉心規畫。及立爲皇后，上言：『南北戰爭，兵民疲敝，此後宜大加休息，所有賢

才皆高皇帝所遺，可用卽用，不問新舊。』成祖深爲嘉納。當追封徐增壽時，后又力言椒房至戚，不應加封。成祖不

從，竟封定國公。命子景昌襲爵。后聞命，以意所未願，竟不致謝。傳如成祖有此賢后，也是難得。成祖也不加詰責，惟成祖

三子統係后出，后位既定，應立太子。高煦從戰有功，不免自負，意圖奪嫡。暗中運動淇國公邱福，駙馬王寧，密白成祖，請立高煦。成祖亦以高煦類己，有意立儲。獨兵部尚書金忠，力持不可。金忠由道衍所薦，隨軍占卜，迭有奇驗。應二十一同。至是已任職兵部，恰援古今廢嫡立庶諸禍端，侃侃直陳，毫不少諱。守經立說，不得目爲江湖人物。成祖頗信任金忠，因此左右爲難，不能驟決。是時北平已改稱北京，設順天府，仍命世子高熾居守。高煦隨侍南京，設謀愈亟。金忠知不利太子，嘗與解縉、黃淮等說及此事，共任調護。會成祖以建儲事宜問及解縉，解縉應聲道：「皇長子仁孝性成，天下歸心，請陛下勿疑。」成祖不答。縉又頓首道：「皇長子且不必論，陛下寧不顧及好聖孫麼？」原來成祖已有長孫，名叫瞻基，係世子高熾妃張氏所生。分娩前夕，成祖曾夢見太祖，授以大圭，鐫有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字。成祖以爲瑞徵，旣而彌月，成祖抱兒注視，謂此兒英氣滿面，足符夢兆，以此甚爲鍾愛。及成祖得國，瞻基年已十齡，嗜書好誦，智識傑出。成祖又譽不絕口。解縉察知已久，遂提及長孫瞻基，默望感動主心。可謂善諫。成祖果爲所動，惟尙不能決定。隔了數日，成祖出一虎彪圖，命廷臣應制陳詩。彪爲虎子，圖中一虎數彪，狀甚親暱。解縉見圖，援筆立就，呈上成祖。成祖瞧着，乃是一首五絕，其詩道：

虎爲百獸尊，誰敢觸其怒？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顧。

瞧畢，不禁暗暗感嘆。究竟世子得立與否，且看下回續表。

方孝孺一迂儒耳，觀其爲建文立謀，無一可用，亦無一成功。至拒絕草詔，猶不失爲忠臣。然一死已足謝故主，必激動燕王之怒，以致夷及十族，試問此十族之中，有何讎怨，而必令其同歸於盡乎？燕王任情屠戮，攻諸歷史，卽暴如桀紂，亦不至若是之甚。一代忠臣義士，凌夷殆盡，而懿親如徐輝祖、梅殷，亦不肯輕輕放鬆，甚至兄嫂之尊，亦視若仇讎，貶死侮生，不顧後議。惟於黨惡諸臣，則不問是非，悉加封賞，翹首天闕，胡爲使此陰賊險狠之叛王得享其成耶？本回詳敘死難諸臣，旌之也。歷敘封賞諸臣，愧之也。後文立儲一段，幾又啓骨肉相爭之禍，徵金忠解縉之力諫，則喋血蕭牆，燕王將及身見之矣。不令燕王得見此禍，吾猶恨天譴之未及也。昭昭者天夢夢者亦天，讀此回令人感慨無窮。

第二十七回 梅駙馬含冤水府 鄭中官出使外洋

却說成祖得解縉詩，知他借端諷諫，心中很是感嘆。尋復問及黃淮、尹昌隆等，大家主張立嫡，乃決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。高煦封漢王，高燧封趙王。煦應往雲南，燧應居北京。燧本與太子留守北平，奉命後沒甚異議，獨高煦快快不樂，嘗對人道：「我有何罪？乃徙我至萬里以外！」於是逗留不行。成祖恰也沒法，暫且聽他自由。後文再表。

軍說成祖殺戮舊臣，不遺餘力，只盛庸留鎮淮安，反封他爲歷城侯。想由前時屢縱燕王，因此重報。李景隆迎降有功，加封太子太師，所有軍國重事，概令主議。導臣不忠，莫妙于此。又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爲副都御史，署都察院事。

瑛，滁州人。建文初授職北平，密受燕府賄賂，私與通謀，爲僉事湯宗所劾，逮謫廣西。至是得成祖寵召，好爲殘刻，遇獄事，往往鍛鍊周納，牽連無辜。獄囚纍纍，徹夜號冤，兩列御史掩泣。瑛獨談笑自若，且語同列道：「此等人若不處治，皇上何必靖難？」因此忠臣義士爲之一空。未幾，又誣劾盛庸心懷異謀，得旨將盛庸削爵，庸畏懼自殺。不死於前而死於后，死且賂羞。耿炳文有子名濬，曾尙懿文太子長女。建文帝授爲駙馬都尉，成祖入京，濬稱疾不出，坐罪論死。炳文自真定敗歸，鬱鬱家居。瑛又與他有隙，捕風捉影，只說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，玉帶用紅鞵，僭妄不道。這一語奏將上去，正中成祖皇帝的猜忌，立飭錦衣衛至炳文家，籍沒家產。炳文年將七十，自思汗馬功勞，徒成流水，況復精力衰邁，何堪再去對簿？索性服了毒藥，往地下尋太祖高皇帝，替他執鞭去了。語冷而雋。李景隆做了一年餘的太師，也由瑛等聯結周王，劾他謀逆，遂致奪職，禁錮私第，所有產業悉數歸官。這却應該。

自此陳瑛勢燄愈盛，迎合愈工，忽想到駙馬梅殷與成祖不協，應前同。遂又上了一道表章，略稱殷畜養亡命，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等情。成祖即諭戶部尙書考定公侯伯駙馬儀仗人數，別命錦衣衛執殷家人充戍遼東。

至永樂三年冬季，召殷入朝，都督譚深指揮趙議奉成祖命，迎接殷駕，並轡至宣橋下，竟將殷擠入水中，殷竟溺死。譚趙二人非密授成祖意旨，安敢出此？譚趙二人返報成祖，只說殷自投水，成祖不問。其情愈見。偏都督同知許成備知二人

謀殺底細，元元本本，據實陳奏。成祖不便明言，只得將譚趙二人逮繫，命法司訊實懲辦。那時寧國公主，聞着兇耗，

竟趨入殿中，牽衣大哭，硬要成祖賠他駙馬。這一着頗是利害。成祖好言勸慰，公主只是不受，一味兒亂哭亂撞。還是

徐皇后出來調停，好容易勸他入宮，一面啓奏成祖，立誅譚趙，并封他二子爲官，算做償命的辦法。成祖不好不從，

卽封他長子順昌爲中府都督同知，次子景福爲旗手衛指揮使，並命把譚深趙議限日正法。兩人見十足晦氣，一面

遣中官送歸公主，爲殷治喪，賜諡榮定，特封許成爲永新伯。偏他恰是交運。梅殷麾下，有降人名瓦刺灰，事殷有年，很

是忠誠。殷死後，終日慟哭。至譚趙伏法時，他却伏闕呼籲，請斷二人手足，并剖腸挖心，祭奠陰靈。成祖本已心虛，又

不好不從他所請。瓦刺灰叩頭謝恩，趨出朝門，立奔法場，把譚趙二人的屍首截斷四肢，又破胸膛挖出鮮血淋淋

的一副心腸，跑至梅殷墓前，陳着祭案，叩頭無數，且大哭了一場，隨解下衣帶，套頸自縊。一道忠魂，直往西方。不沒

義僕。寧國公主，至宣德九年始歿，這且擱下不提。

且說皇太子高熾，奉命南來，將職務交與高燧，自偕僧道衍等趨入京師。成祖見了高熾，不過淡淡的問了數

聲，及道衍進謁，恰賜他旁坐，推爲第一功臣，立授資善大夫及太子少師，并命復原姓，呼爲少師而不名。好一個大和

尙。道衍舞蹈而出，揚揚自得。至長洲探問親舊，大家以道衍貴顯，多半歡迎，獨同產姊拒不見面。道衍不禁驚異，硬

求一見。姊使人出語道：「我的兄弟會做和尚，不聞有什麼太子少師。」是一個奇婦人。道衍沒法，改易僧服，仍往見

姊。姊仍拒絕，經家人力勸，方出庭語。道衍道：「你既做了和尚，應該清淨絕俗，爲甚麼開了殺戒，闖出滔天大禍，害

了無數好人？目今居然還俗，來訪親戚，人家羨你貴顯，我是窮人，不配做你的阿姊。你去罷！休來歪纏！」快人快語，我

讀至此，應浮一大白。

道衍不敢與辯，反被他說得汗流滿面，踉蹌趨出，惘惘然去訪故友王賓。賓亦閉門不納，但從門

內高聲道：「和尚錯了！和尚錯了！」八字足抵一篇絕交書。道衍乃歸京，以僧寺爲居宅，除入朝外，仍着緇衣。成祖勸他蓄髮，不受命，賜第及兩宮入，亦皆却還。至永樂十七年，乃死，追封榮國公。

先是太祖在日，嚴禁宦官預政，在宮門外豎着鐵牌，爲子孫戒。建文嗣位，待遇內侍，亦從嚴覈。至靖難兵起，宦宮多私往燕營，報知朝廷虛實，應二十四回。所以成祖得決計南下，攻入京師。即位後，封賞既頒，宦豎等尚嫌不足，弄得成祖無可設法。所謂小人難養。會鎮遠侯顧成，都督韓觀，劉真，何福等，出鎮貴州，廣西，遼東，寧夏諸邊，乃命有功的宦官，與他偕行，賜公侯服，位諸將上。既而雲南大同，甘肅，宣府，永平，寧波等處，亦各遣宦官出使，偵察外情。宦寺專橫，實自此始。尋復派宦官鄭和，游歷外洋，名爲宣示威德，實是蹤跡建文，原來建文帝出亡雲南，駐錫永嘉寺，埋名韜晦，人無從知。成祖疑他出亡海外，因命鄭和出使，副以王景和等，特造大船六十二艘，載兵士三萬七千餘人，多資金幣，從蘇州劉家港出發，沿海而南，經過浙閩兩粵，直達占城。占城在交趾南，距南洋不遠，當時地理未明，還道是由東至西，可以算作西洋，并呼鄭和爲三保太監，所以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。註釋明晰。

鄭和等既到占城，並不見有建文帝形迹，暗想建文無着，未免虛此一行，不如招致蠻方，令他入貢，方不負一番跋涉。當下與王景和等商議，決意遍歷諸邦，自占城南下，直至三佛齊島國。這島係廣東南海人王道明所闢，道明出洋謀生，得了此島，開創經營，遂成部落，自爲酋長。後爲鄰島爪哇所滅，改名舊港。海盜陳祖義，又將爪哇兵民逐去，據有此地，南面稱王。鄭和到了舊港，別遣王景和等，率舟二十餘艘，往諭爪哇婆羅洲，自領隨從百人，往見祖義，并傳大明天子命令，賜給金帛。祖義聞得厚賞，自然出迎，設酒款待，一住數日。鄭和便勸他每歲朝貢，看官！你想這陳祖義是積年大盜，只知利己，不知利人，起初聞有金帛頒來，喜出望外，因此出迎鄭和，嗣聞要他年年進貢，那裏肯割捨方物？便即出言拒絕。鄭和拂袖而出，回至船上，點齊兵士，往攻祖義。祖義也出來抵敵，究竟烏合之衆，不敵上國之兵，戰不多時，敗北而逃。鄭和據住海口，與他相持。祖義窮蹙得很，遣人至鄰島乞援。不意爪哇婆羅洲各

島已受王景和詔諭，歸服明朝。去使懷喪歸來，祖義越加惶急，入夜潛逃，偏被鄭和探悉情形，四面布着伏兵，一俟祖義出來，把他團團圍住。祖義只乘一小舟，帶了三十餘人，那裏還能抵敵？眼見得束手就縛，俘獻和前。問你要金帛否？和便領兵上岸，直入島中，召集居民，宣示祖義罪狀，命他另舉一人，作為島主，按時入貢，永為大明屬地。島民頓首聽命，和遂押解祖義退出島外，再向尼科巴巴拉望麻尼拉等處，宣揚詔命，示以罪犯，遠近震懼，紛紛歸附，多願隨和入貢。

和乃回京報命，一次出洋，算是得手。

成祖大善，又命他載着金帛，徧賜歸化諸邦。一帆出海，重至外洋，自三佛齊

國以下，統優禮相待，奉若神明。鄭和給賞已畢，復發生奇想，縱舟西航。頗有冒險性質。烟波浩渺，海水蒼茫，憑着一路雄風，直達西方的錫蘭國。錫蘭也是一島，孤懸海表，島中氣候極熱，不分冬夏，草木蕃盛，禽獸孳生。居民多係巫來由種，會長叫作亞列苦奈兒。鄭和到此，亞列苦奈兒恰也出迎，又是一個陳祖義。引和徧觀猛獸，曲示殷勤。原來亞列苦奈兒喜蓄虎豹獅象，遇着閒暇，輒弄獅為樂，居民得罪，便投畀虎豹，任他爭食。鄭和不知底細，經亞列苦奈兒與他說明，纔覺驚異起來。越日，亞列苦奈兒復請和觀獅鬪，和恐他懷着異心，託疾不往，遣人探視，果得亞列苦奈兒狡情，意欲嚇獅噬和，和遂潛身遁去。看官閱此，或疑和在異域，語言不通，如何能察悉異謀？這是情理上應該表明。原來隋唐以後，已有我國商船往來南洋，能通蠻語，此次鄭和出使，即僱商人為嚮導，彼此語言，由他繙譯，所以外域情形，不難偵悉。亞列苦奈兒自知謀泄，即發兵民數千，追捕鄭和。和已早至舟中，運兵登陸，准備廝殺。亞列苦奈兒不識好歹，與他搏鬪，有敗無勝。後來又放出虎豹獅象，作為前驅，來衝和軍。和軍備有巨礮，轟將過去，這種虎豹獅象，忍不住苦痛，望後奔逸，反衝擾亞列苦奈兒的兵民。亞列苦奈兒大敗逃歸，和軍乘勝進擊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不一日，擣破巢穴，生擒亞列苦奈兒。幾似三國演義中之木鹿大王，但彼係虛造，此實真事。并將他所有妻子，一古腦兒捉來，二次又得手了。檻送到京，成祖越加喜慰，至鄭和謁見時，慰勞備至，厚給賞賜。

鄭和休息數月，又自請出洋，成祖自然准奏，駕輕就熟，往至南洋一大島中。這島叫作蘇門答刺，也有國王世子，世子名叫蘇幹利，得罪國王，將他下獄。世子的爪牙心腹，沒命的跑至海口，適值鄭和到來，與他相遇，他便一一詳告，和遂乘機出兵，助他一臂。那時內應外合，島中大亂，國王不能支持，立即遠颺。蘇幹利出獄爲王，和令他稱臣入貢，蘇幹利恰又不允，和怒道：「一忘恩負義，如何立國？」遂麾兵進薄王宮，宮牆高峻，得狠彷彿似一座大城，蘇幹利募兵固守，急切不能攻下。和四面布兵，把王宮圍得水洩不通，宮中無糧可食，無水可汲，只有數十頭牲畜，宰殺當糧，也不足一飽。蘇幹利無法可施，不得已奪門逃走，和軍掩殺過去，頓將他一鼓擒住。當下撫定島民，別立新主，與他訂了朝貢的約章，然後歛兵退出，轉至鄰近各島，無不望風投誠，願遵約束。和復西南航行，繞出好望角，東北直至呂宋。呂宋國王亦奉幣稱臣，然後還京。鄭和三次出洋，屢擒番酋，論其功績，不亞西洋哥倫布。

後來復屢往南洋，直至七次，有一次驟遇颶風，天地爲昏，波濤洶湧，和所率六十餘船，多半漂去，等到日暮風息，只剩了十多艘，所失不可勝計。惟成祖好大喜功，因鄭和出洋以後，雖不獲踪跡，建文却能使南洋各國盡行歸化，也要算他是一位佐命功臣，一切耗失，悉數不問。南洋商民，欣羨中國貨物，多來互市，中國東南海中，嘗有番舶出沒，自是航路日闢，交通日盛，漸漸的成爲華洋通商時代了。

這時候的安南國，適有內亂，又惹起一場南征的兵事來，說來話長，小子且略敘本末，方好說到戰事。安南古名交趾，元時曾服屬中國。洪武初，國王陳日燿，遣使朝貢，得太祖冊封，仍使爲安南國王。日燿卒，兄子日燿嗣位，燿兄叔明弒燿自立，復遣使入貢明廷。廷臣以王名不符，請旨斥責，叔明乃上書謝罪，願讓位於弟日燿。日燿忽殞，弟日燿嗣，燿燿相繼爲王，暗中大權，實仍由叔明把持。叔明與占城構兵數年，戰爭不息，其女夫黎季犛，頗有智勇，擊退占城兵，與叔明並執國政。叔明病死，季犛獨相，竟弒了國王日燿，別立叔明子日燿。未幾，又將日燿弒死，并將他二子顓、姦，陸續殺斃，遂大戮陳氏宗族，立子蒼爲皇帝，自爲太上皇，詐稱係舜裔。胡公滿後人，國號大虞，紀元天聖。

想祇知一胡公滿，故不憚改襲爲胡。適值成祖卽位，竟上表稱賀。季犛改名胡一元，蒼改名爲查，且詭言陳氏絕後，查是陳甥，爲衆所推，權署國事。成祖亦防他是詐，傳諭安南國陪臣耆老，詢問陳氏有無後嗣。胡查遣使還奏，仍照前言。成祖乃循例加封，不意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，接連是故王日燿弟天平來奔，請兵復讎。成祖立遣使赴安南，責問胡查篡弑罪狀。胡查與乃父商議，想出一條調虎離山的計策，願請陳天平歸國，成祖信爲真言，命都督僉事黃中呂毅、大理卿薛崑率兵五千護天平南歸。旣到芹站山路奇險，林菁叢深，軍行不得成列，突遇伏兵四起，鼓噪而前。天平不及防備，被他殺死。薛崑亦遇害。黃中呂毅奪路竄還，纔得保全首領。當下拜表至京，惱動了成祖皇帝，遂發大兵八十萬，命成國公朱能等禡牙南征，正是

不殊漢武開邊日，猶是元廷贖武時。

欲知南征情狀，且至下回再詳。

本回前段是承接上文，大意已見前評，惟梅殷溺死，顯係譚深趙曠默承上意而爲之。成祖之刻於此益見。誅譚趙官梅殷二子，祇足以欺婦人，不足以欺後世。且薄待懿親，重用閹寺，釀成一代厲階，更爲失德之尤。嗚呼！成祖倒行逆施，不及身而致亂，其殆微有天幸乎？後半敘鄭和出使事，雖宣威異域，普及南洋，爲中國歷史所未有，然以天朝大使，屬諸閹人，褻瀆國體，毋亦太甚。且廣寶金帛，作爲招徠之具，以視西洋各國之殖民政策，何其大相逕庭耶！人稱鄭和爲有功，吾獨不信。

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殺敵擒渠 出北塞銘功勒石

却說成國公朱能，受命爲征夷大將軍，統師南行。西平侯沐晟，新城侯張輔爲副，以下共有二十五將軍及兵士八十萬，分道並進。一軍出廣西，一軍出雲南。朱能到了龍州，得病身亡，有旨以張輔升任。輔自廣西出兵，進破隘

留雞陵二關，南抵芹站，搜捕伏兵，造橋濟師。沐晟亦由蒙自進軍，拔木通道，斬關奪隘，立營白鶴江，遣使至張輔軍，約期相會。胡荻聞明軍入境，派兵四駐，依宣江、洮江、富良江、四川，樹柵築寨，縣長九百里。且沿江置樁，盡取國中舟艦，排列樁內，所有江口，概置橫木，嚴防攻擊。張輔入次富良江，命驍將朱榮往嘉林江口，擊破敵兵，再進至多邦隘。沐晟亦沿洮江北岸，與多邦隘對壘，兩軍南北列峙，互爲聲援。

多邦隘已設土城，很是高峻，城下設有重濠，濠內密置竹刺，濠外多掘坎地，守具嚴備，人馬如蟻。張輔下令軍中道：「安南所恃，莫若此城。此城一拔，便如破竹。大丈夫報國立功，就在今日，若能先登此城，不憚重賞。」從張輔口中述多邦隘之險要。

將士踴躍聽命。輔復以夜爲期，是夜四鼓，遣都督僉事黃中，率銳騎數千，舁着攻具，啣枚疾走，越重濠，架雲梯，緣城而上，指揮蔡福等先登，諸軍後繼，霎時間萬炬齊明，銅角競響，敵兵倉皇失措，矢石不得發，皆退走城下。蔡福入城破扉，放入大軍，與敵兵巷戰起來。敵驅大象出陣，盡力衝突，幾不可當，誰知張輔軍中，忽擁出無數猛獅，兩旁護着神銃，隨獅進去，接連擊射。大象見了猛獅，立即返奔，自相蹴踏，又被一陣銃擊，害得人象並仆，血肉模糊。敵酋梁民猷、祭伯樂等，同時被殺，餘衆半死半逃，由輔軍窮追數十里，斬馘了好幾萬名。

看官聽着，這象陣是南方慣習，到也沒甚希奇，惟張輔陣中，如何得了許多猛獅，幾令人莫明其妙。實在大象是真的，猛獅是假的。張輔身在軍中，早探悉城柵中間，列有象陣，暗地裏裂布繪獅，蒙在馬上，一俟象陣衝來，便將假獅突出，究竟象是畜類，不知真假，驀見獅至，盡皆却走。就是蒙馬虎皮的法兒。輔軍因獲大勝，長驅薄東西兩都。東都即古龍，編城，西都即古九真城。張輔、沐晟至東都，一鼓卽下，遣參將李彬向西都。西都守將，亦聞風遁去。三、江、州縣次第歸降。輔、晟兩軍，復節節進勦，連敗敵兵。到了膠水縣，閩海口，地勢溽暑，不便駐兵，敵衆却負嶠自固。輔與晟商定祕計，佯爲退師，至鹹子關，令都督柳升駐守，大軍竟退至富良江。果然敵艦紛來，佐以步卒，水陸兵不下數萬。輔麾兵廻擊，大敗敵衆，斬首無算，江水爲赤。又南追入閩海口，季犛父子，僅率數小舟，向海門逕遁去。適遇水涸，棄舟

登岸，輔等率舟師追至，被膠不得前，忽天大雷雨，水漲數尺，各舟畢渡。咸稱天助，乃飛檄柳升夾攻，水陸並進。直至奇羅海口，由柳升部下王柴胡擒住季犛及其子澄。次日土人武如卿亦縛獻黎蒼及蒼子芮，并蒼臣黎季獵等，於是安南悉平。

輔奏稱安南本中國地，陳氏子孫已被黎氏戮盡，無一子遺，不若改爲郡縣，如中國制，或得一勞永逸云云。成祖准奏，乃置交趾布政使司，都指揮使司，按察司，分十七府，設四十七州，一百五十七縣，衛十二，所一市舶司，一改雞陵關爲鎮彝關，以尙書黃福兼布按二司都督呂毅爲都司，黃中爲副，布置已定，先由都督柳升檻送黎季犛父子至闕前。成祖御奉天門，受俘，置季犛及子蒼於獄，赦澄及芮。既而出季犛戍廣西，釋蒼居京師，封張輔爲英國公，沐晟爲黔國公，所有將士封賞有差。凱奏時，飲至受賞，成祖且親製平安南歌，作爲寵錫，這是永樂六年春間事。不遺年月。

孰料由春至秋，僅歷半年，安南復亂，免不得又要勞師。夷性難馴。先是明軍至安南，陳氏故官簡定出降，隨征黎氏，頗得戰功。嗣因安南平定，不復立陳氏後，心中不服，乘間脫逃至化州，聯合羣盜鄧悉等，自稱日南王，國號大越。乘大軍北還，出攻鹹子關，扼三江府往來要道。簡定對於陳氏不可謂不忠，但反抗明朝，未免不度德不量力。諸州縣相率響應，黎氏餘黨亦多往附。內有陳季擴、鄧景異等，尤稱猖獗。交趾布政司黃福飛奏至京，亟請增兵。成祖立命黔國公沐晟發兵數萬，由雲南出征，且令兵部尙書劉儔往贊軍事。沐晟率軍南下，至生厥江與簡定相遇，彼此交鋒，簡定佯敗却走。劉儔等驅軍追趕，不防陳季擴、鄧景異等兩路殺出，衝動陣勢，竟致大亂。劉儔馬蹶被執，都督呂毅及布政使參政劉昱等皆戰死。這是狙勝而驕之故。沐晟倉猝收軍，計已傷亡萬人，沒奈何奏報敗狀。成祖也出了一驚，只好再請出英國公張輔，令他前往。又命清遠侯王友爲副帥，率師二十萬啓行。這邊尙在中途，那邊情形又變，簡定爲陳季擴所逼，將王位讓與季擴，自稱上皇。季擴係蠻人，詭託陳氏後裔，號召全國蠻人，有何知識，信以爲真，大衆趨

附勢愈猖獗。鄧景異恰進攻盤灘，守將徐政陣亡。沐右布邊固守，專待輔軍到來。至永樂七年秋季，輔軍方至，進薄鹹子關。安南兵聯舟蔽江，不下千艘，輔飭各軍乘風縱火，猛燒敵艦。敵衆驚潰，溺死無算。生擒敵目二百餘人，獲船四百餘艘。鄧景異等登岸狂奔，輔麾軍追殺，景異返身接仗，各用短兵相擊，又敵不過輔軍，敗投季擴。季擴自稱峽民，後人上書乞封，輔拒絕不受，進軍清化。季擴遠遁，簡定遲了一步，不及遠行，但匿迹美良山中。輔軍入山搜尋，見簡定縮做一團，當即牽出，送入大營。輔遂將簡定檻送京師，至即伏法。再進軍追陳季擴等，至凍潮州，生擒季擴黨羽范友、陳原卿等二千人，悉數坑死，築尸爲京觀。

會有朝使馳至，召輔還京，留沐晟鎮守。輔引軍自歸，晟復追陳季擴至靈長海口，擊敗敵衆。季擴窮蹙，奉表乞降。成祖以師勞日久，姑從所請，諭令季擴爲交趾右布政使。季擴陽爲受命，陰仍四掠，乃復令張輔往討。輔至安南，嚴申軍令，都督僉事黃中違命不順，立斬以徇，衆皆股慄，相率用命。於是與沐晟合軍，決計平寇。越月，常江渡神投海，過西心江，至愛子江，所有沿途敵衆，盡行掃盪。敵將阮師檜以象陣來攻，輔親爲前驅，連發二矢，一矢將象奴射落，再矢將象鼻射破，象驚躍四散，敵衆大愕。前用象陣爲輔所敗，至此復用象陣，真是呆鳥。經輔軍乘勢掩擊，頓將敵兵衝成數截，亂斫亂剝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阮師檜竄入深山，由輔率將校徒步入捕，竟得尋獲。鄧景異也在山中，一併拏住，立刻磔死。陳季擴出走，老撾都指揮師祐躡跡窮追，攻破老撾三關，蠻人潰散。只剩陳季擴及妻妾數人，生繫以歸。輔命囚解至京，雙雙斬首。與妻妾同時伏法，可謂不顧同日生，只顧同日死。自輔三下安南，三擒僞王，威震蠻貊，無不畏懷。成祖暫命留守交趾，南陲得以無事。

小子且把南方攔下，再敘及北方時事。從前元嗣主脫古思帖木兒爲明將藍玉所破，敗走喀喇和林，應十九回。至土拉河畔，爲長子也速迭兒所弑，部衆不服，相率離散。是時蒙古疎族帖木兒方平定中央，亞細亞統轄西域諸汗國，略印度、破埃及，聲勢大震。元初分封諸王，西北一帶，有察合臺窩闊台、伊兒、欽察、四汗國。窩闊台國先亡，餘汗亦次第衰微。帖木兒也

自察合臺國併有各地，參閱作者元史演義便見詳情。

開元嗣爲明軍所逼，竄走一隅，不禁憤怒起來，遂招集殘元部衆，大舉東

征，竟欲恢復中原，統一世界。好大志嚮。軍報直達南京，成祖忙飭西寧衛守將宋晟統率陝甘各軍，加意守禦。幸帖木

兒在道病歿，西徵少安。帖木兒子孫爭位，無暇及明，蒙族終致不振。也速迭兒篡位後，國中弑戮相尋，數傳至坤帖

木兒，又爲臣下鬼力赤一作郭勒齊所弑，自去蒙古國號，別稱韃靼可汗。

元室改號韃靼，以此爲始。部民以鬼力赤並非元

裔，多不從命。元太祖弟朔只後裔阿魯台乘間殺鬼力赤，迎立坤帖木兒弟本亞失里爲汗，自爲太師，號召四方，漸

臻強盛。韃靼西邊有瓦剌部，爲元臣猛可帖木兒後裔，與韃靼不睦，會長叫作瑪哈木，成祖起兵北平，曾防瑪哈木

內襲，與他通和。及入京爲帝，封瑪哈木爲順寧王。瑪哈木恃有內援，遂常與韃靼爲難。借他人以敵同族，瑪哈木也是失算。

阿魯台往擊瓦剌，反爲所敗。成祖聞他互相讎殺，亦欲乘此機會，收服韃靼。永樂六年，特遣降臣劉鐵木兒不花，持

着璽書，并織錦文綺等物，往撫韃靼。汗本雅失里，本雅失里不受命。越年，又遣給事中郭驥往諭，竟爲所殺。成祖不

便罷手，遂授淇國公邱福爲征虜大將軍，偕王聰、火真、王忠、李遠等統兵十萬，北征韃靼。一面先諭瓦剌部出兵夾

攻。瓦剌部酋瑪哈木不待邱福兵至，已襲破韃靼都城。本雅失里與阿魯台徙居臚朐河旁。

邱福一至，探悉韃靼已敗，總道是勢窮力蹙，立可掃滅，遂率輕騎千人先行，途次遇韃靼游兵，迎頭擊破，追殺

過河，擒住敵目一人，問明本雅失里下落。敵目答已倉皇北走，去此不過三十里。福大喜道：「擒賊先擒王，此行定

可得手了。」參將李遠諫道：「敵衆恐有詐謀，須偵查確實，方可進兵。且後軍尚未到齊，姑俟大兵會集，再進未遲。」

福怒道：「你敢撓我軍心麼？敵酋在前，不擒何待？」

一聞諫言，便即動怒，活畫邱福鹵莽。

李遠又道：「將軍辭行時，皇上

亦再三告誡，兵宜慎重，毋爲敵給，難道將軍忘了不成？」

借李遠口中，補出成祖囑語。

邱福愈怒道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

不受，你妄託天子威靈，敢來撓舌。軍法具在，莫怪無情。」李遠不敢再言。王忠復力陳不可，福仍不從，麾衆直入蒙

兵遇着，未戰即走，誘至深林叢菁中，吹起胡哨，伏兵四起，把邱福等困住。核心，縶繞數匝。邱福火真、王忠等衝突不

出，先後戰歿。李遠王聰率五百騎哭圍出走，被敵兵追至，酣戰了好幾時，亦力盡身亡。後軍聞警趕至，又被蒙兵大殺一陣，傷斃了一大半，餘衆遁還。

成祖聞報，因邱福不聽良言，追奪封爵，下令來春親征。轉眼間已是永樂八年，遂率師北巡，命戶部尚書夏元吉、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，接運軍餉。自領王友柳、升何福、鄭亨、陳懋、劉才、劉榮等，督師五十萬出塞，至清水原，水多鹹苦，不可飲。人馬皆渴，成祖方以爲憂。忽西北二里許，有泉湧出，味甚甘冽。軍中賴以不困。成祖賜名神應泉。再進至臚胸河，次蒼山峽，前鋒巡弋，獲敵數人，箭一枝，馬四匹。料知去敵不遠，遂由成祖下令，渡河前進。本雅失里不敢接戰，北走幹難河。即元太祖肇興地。成祖飭衆奮追，至幹難河畔，追及本雅失里，驅殺過去，大敗敵衆。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，只率七騎遁去。先是本雅失里聞帝親征，擬與阿魯台率衆西遁。阿魯台不從，於是君臣離析。本雅失里走而西，阿魯台走而東。成祖以本重兵，里遠遁，不欲窮追，即命移師征阿魯台。時已盛暑，兵行沙漠，揮汗如雨，日間不便跋涉，只好乘夜東行。既渡飛雲壑，偵悉阿魯台住處，便遣使持敕諭降。阿魯台詭言遵諭，即派數騎隨使報命。自率精銳潛蹻於後。成祖得去使還報，即登高東望，遙見數里以外，塵土飛揚，差不多有千軍萬馬，急奔而來，不禁瞿然道：「阿魯台既云來降，爲何帶此重兵？莫非前來襲我麼？」處處留心，確是智識。

亟命諸將嚴陣以待。阿魯台到了陣前，果然縱兵入犯。成祖麾令奮擊，銃矢齊發，射中阿魯台馬首。阿魯台翻落馬下，至部兵扶起阿魯台，衆已大亂。阿魯台料知不支，易馬返奔，被明軍追殺過去，好似風掃落葉，頃刻而盡。成祖以天氣過熱，收軍還營，休養一日，即命班師。阿魯台聞大軍退去，又派殘騎尾行。成祖正防他來襲，沿途設伏，伴令數人滿載輜重，在後尾隨。蒙騎貪掠貨物，競來爭奪，猝遇伏發，四面圍攻，殺得一騎不留，乃安安穩穩的奏凱而回。還次擒狐山，勒石銘功，有「瀚海爲鐔，天山爲鏑，一掃風塵，永清朔漠」十六字。再還次清流泉，有「於鑠六師，禁暴止侮，山高水清，永彰我武」十六字。至七月中旬，始至北京，御奉天殿，大受朝賀，論功行賞有差。